

明世說新語

漢書門			
九	八	八	八
八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九	八	八	八
八	六	四	八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88	
冊數	8	(7)	
函號	308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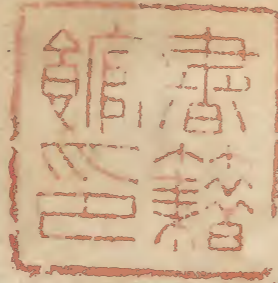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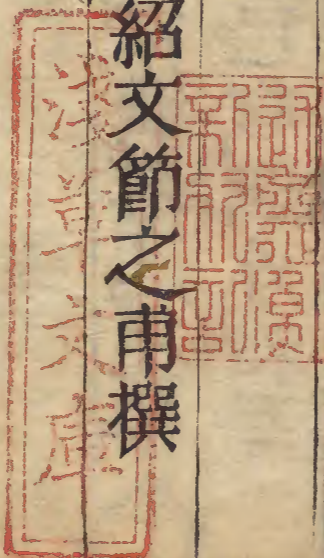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簡傲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旨即命賜
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
岸然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上不跪不為倨

蕪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

明世宗新語 卷之七
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老僧一見乎。賓荅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荅。門人問之。薛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俱不荅。某亦此意。

莊梟召至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延之。茶令四司送出部門。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大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話。賢曰。聖上宣召則來。大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人掖而至。賢曰。大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乃謹俟顧問之官。大監傳命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于觀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量叩門。刑曰。吾方治飯。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兀。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志墓。公但立視其行狀。不爲答。或訝問公曰。彼爲父而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郭外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執憤短褐出見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曹嘉爲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卽出待罪。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

嚴介溪邀顧東橋飲。揖甫畢。卽看堂中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卽大聲曰。此摹本。

明世說新語 卷之七
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介溪父子大爲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大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燕。亦不荅拜。東橋荅云。此所以爲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真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皓然。不事涅飾。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既退。同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

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旣出坐定曰吾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學卑禮諂態不曾操演

乘悅爲博士某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人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爲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

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盧山人桎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閣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張曰桎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守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菴起居胡應云升菴錦心綉腸不若陳白沙鳶飛魚躍也李拂衣去口咄咄不絕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五
盧柟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僮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舌。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嗚夷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

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

陳雨泉。盜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推高。中客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車招之。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車則不宜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明世宗 卷之七
徐孝齋李南渠二相訪嚴相子世蕃停堂中良久乃
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曰溪
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會饌不食大
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其
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單具相對坐二載未
嘗以一匕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
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為尚書稱

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內閣如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
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曰丘何事栖栖者與當
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二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文
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
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羞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爲二十九人。時人目爲揆宿。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恢譎。同郡李庸遣家僮持柬詣樂。誤稱其名。樂給之曰。若家欲宿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卽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祕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且卽還。生且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

于司成清卽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祕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爲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錢溥進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荅曰。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

諺云女婿牙疾却灸父母脚跟衆為之哄然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以牟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輿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耳

葉文莊論已巳之變惟與安大監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舍人王陳笑曰與安受佛戒遺命沈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圖克供此豈其報與

中官阿丑每于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結為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超蹠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未刑政多頗阿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遺狀命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一

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吳與弼至京李賢咨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
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
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贊善周堯
佐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詣奉之而不識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二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黃門樊景瞻儀狀魁傾應對捷給英廟欲大用之遣
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卽陞矣及事竣上已晏駕同
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贓繫獄遇赦爲民偶同飲景
瞻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汝則
好矣我將如何景瞻不覺啓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幾何劉應聲曰廢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
劉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
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故也

李東陽在京邸。欵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李西涯善謔。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晒其易。李曰。不知對閣下李先生。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柝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燠理陰陽。相公相公。陳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鸞得金獅緋。

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邊題曰。觀其鬢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其鬢。更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某翰林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云。蒙委領某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熟者，奈何！只管翰林耶？

陳音入朝，誤真冠纓于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隨屋角方。乃古人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山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鏡，不盡圓。予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裘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選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當國，二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結執

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官坊。聶大年。眇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童大章曰。何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峻曰。趙老真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驚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撥工部辦

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鎗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意。卽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沛亦以此言問令。令答曰。某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衙門買的。直大笑不復計。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入語云。我

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者暫出，閉門頂之。人視者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狐竊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王章作詩為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章，蓋指王摩詰。章蘄州謫之。王忠肅翹偕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姝，既去復回，盼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答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掣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諂人，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講六科給事中，餽之人問故，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舞鳳。或又以為不可，乃以綵鳳易之。有從傍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惟一甲，卽除授庶吉士，必三年方授職，然職清。

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為天生仙餘為半路修行仙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入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即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百斤老人曰何用郎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便不悅母日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為少止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顏之曰闌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

劉廷美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旦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竝筆硯于几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頃間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

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日今日所言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黃公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字莫高于義之得義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問調其子曰汝不如我陽明曰然兒子不曾作狀元海日曰非也我有汝爲兒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曰注張柳星也因舉史記漢書二條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民皆咨歎以訟爲戒令訝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化之不好訟耳

翟鑾爲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

凌某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

抱他人子為孫世即對為王孫賈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平日好謔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攘了陶淵明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

也王曰參居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妄自腰玉謁撫臺駭問其故張大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召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綉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笋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

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宜與吳滄洲性嗜書畫。弟惟積粟帛。清士常鄙之。會
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弟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
眎。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秃翁老饞。不惜口業。好事人
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此黑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袁宏道令吳于長安貴人。一無問餽。時其兄宗道官
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餽以孔
方爲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帝張
三手。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
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伯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熊際萃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
濛濛矣。

熊神阿過子貢祠。販夫綦置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
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雄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莞
爾曰。恨世宗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
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
不然。累君他日諡文恪公不得。

田大年主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曰：這人巧富而不露，說蠢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曰：里中俗兒，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却耐得。莖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入也。上海人荅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江晴淥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

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住持之類耳，惡乎笞？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衛門內官，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著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荅曰：王叔和醫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豪李姓人共趨之。陳良相獨不與交。李愠曰：我家有事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事而

亦不至則兩平矣。

輕詆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
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
異翰林李繼哲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
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茲薦岳正張寧爲內閣爲李賢所嫉史書
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茲卽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侯早朝翱見曰柯君
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歌窰可復陶否士奇恐啟玩
好奏云此窰之變不可陶也後問王璉對曰殿下
欲陶則立成何爲不可士奇不悅璉卒弟汝嘉乞
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長
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璉而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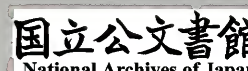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知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

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為劉瑾作碑文，公嘲之也。御史某驟轉都憲，諸御史請謝文正文為賀，謝固辭曰：此人素不為士論所歸，吾未可以諛言也。莊梟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名公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梟也。吾當國必殺之。

陳真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禎叩其學，謂得程朱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尚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順中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目決。黃曰：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否？亦豈李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若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為弟奪田褫冠，囚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萬閣老陰痿有一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僚與通善寄一篋封緘甚固夫人命啟視上舊衣下皆土擊夫人大怒令通擔去時人為之語曰洗鳥御史挑土中書

庶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左選世以吉耐彈目為劉棉花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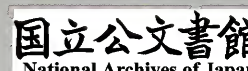
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命題斑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恩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三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枕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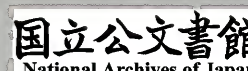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喪
不見人亦可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
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笠川以貢為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為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眾口鑠金
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舉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
預為之所既而劉健謝選去位東陽獨被眷畱二
公瀕行東陽袒餞欵戲泣健曰何用今日哭為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橫士大夫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
佞以求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詩世尤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
匠耳。柰何令脫土塹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夜
航船耳。按航船中羣坐。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
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潮陽蘓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
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大極圖。王
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陳嗣初大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
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
一絕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
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妄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
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媪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禹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揚升菴戲之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耶。李思齋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僭號正德。正德改元。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譏內閣耳。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湖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湖又起風波。毅皇南狩。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珪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庶吉士王廷陳乃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鄭端簡曉云：土水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翁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麤野。乃爾。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其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也。且苦吟。槐野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丘侍魏謙吉居官。淫暴倍克。時日為餓鴟乳虎。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為河東三鳳。楊用修曰：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為一梟。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徵仲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

殿供事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出面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
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寅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趙入謂公曰公休矣天下
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巖提學淦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巖批卷云孔子好
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唾其詩曰彼津津
諛貴人巧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為齊河令有二宦居間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
罪兩宦相謂趙公遇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
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謨曰張江陵不服憂訶貴四至今江南士
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貨冒風濤之險受辱關吏忍垢
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

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爲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良可恠也。

先君中條公。見寅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馮具區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評者。

王鳳洲云。近來貧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輒載紫陽巾。衣忠靖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究之。尚未識面。以此矜其道之尊。挾其知之厚。獨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旣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安在。張曰。已死。曰。旣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荅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翻各理于廣筵。媚寵乞燔。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王性海現身宰官。旣參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終

